

楊爲真 著

双虹跨江



花城出版社

楊爲真 著

双虹跨江

——长篇小说

花城出版社

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:徐、魏

封面设计:苏家杰

双 虹 跨 江

杨为真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232 工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6.5 印张 2 插页 36 万字

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,000 册

ISBN7—5360—2000—7
I·1728 定价:19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某桥梁工程队,为了加快山区的经济发展,改善老区人民的生活,党支部书记林业全、主办技术员梁虹飞率领广大建桥工人,在动乱的稍息中,在当地党委和群众的积极配合和帮助下,抢时间修建跨越东、西龙江两座公路大桥。在工程进行的关键时刻,造反起家的工程队党支部贾副书记,在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口号下,勾结坏人,蛊惑群众,进行新的造反夺权,对梁虹飞实行法西斯的人身摧残和政治迫害,并用卑劣手段谋害林业全,致使林业全身负重伤。一时间工程队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,造成了桥梁崩坍的严重事故,使国家财产蒙受损失。

林业全团结工程队内党员、骨干,在群众中进行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,依靠大多数。终于,随着“四人帮”的垮台,工程队恢复了正常秩序,申张了正义,坏人受了应有的惩处,两座宏伟大桥建成,如飞虹跨江。

小说力图阐述:“要想富,先修路。”、“路通,财通。”发展经济,交通必须先行的道理。这对我国改革开放,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。同时,小说也塑造了饱满的人物形象,情节曲折而真实。通过回忆和倒叙的手法,再现了文化大革命一些重要的场面和情节。因此,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较强的可读性。



作者近照(钟日高摄)

杨为真，男，1942 年出生，广东省化州市人。1964 年毕业于广东交通学校，1984 年又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。曾在广东省公路局湛江分局、湛江公路运输管理局、湛江地区地方交通局、湛江市交通局、湛江市公路局等单位工作。曾任副科长、代科长、副局长等职务。现任广东省湛江公路局副局长。作者在参加工作之后的前十年，一直战斗在公路建设的第一线，具有较丰富的生活及工作经验。《双虹跨江》是他的处女作。

序

杨光治

苍茫的大地上，万千条大江、小河，日夜地流淌。它们既给大地增添了无限的美景和生意，也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，但是，也给交通带来了不便。著名老诗人艾青，在一首题为《桥》的短诗中写道：

当土地与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时候，
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了的时候，
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；
于是产生了桥。

最后两句诗说得“浪漫”而轻松，但这仅是“诗家语”而已。事实上，每一座桥，都凝集着人们的智慧与血汗；为了建设一座桥，人们不但要付出大量的人力、物力，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。

艾青在诗中还这样歌唱：“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；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”。为了这一“连系”的建立及这一“爱情”的产生，自古以来，神州大地不知发生过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。如今，杨为真先生忠实录下其中的一段，创作了这本以建设桥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《双虹跨江》。

小说的时代背景是“文革”后期，地点是南方某县（作者名之为“春江县”）。那时候，被“文革”折腾得再也忍受不住了的华

夏子民，认识到交通对生产、生活的重要性，于是起来建桥。这两座架于东、西龙江上的大桥，加起来不过二、三百公尺，所需资金不超过百万元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仅属“小儿科”而已，但那是在“史无前例”的令人回忆起来犹觉心寒的岁月，固而这一不大的工程就显得极不简单。

艰难不仅在工程本身，更在工程之外——极“左”路线的种种干扰、限制，“四人帮”爪牙的破坏、捣乱，给工程制造了许多障碍。工程队的领导、骨干被残酷迫害，钢材等重要物资被盗卖，工程队陷入无政府状态……，这不但大大影响了建桥进度，甚至造成桥梁坍塌的重大事故。要不是党及时粉碎“四人帮”及大力实施拨乱反正的方针，要不是钟诚、林业全、李辉、方民等一批共产党人及张云山、梁虹飞等技术人员的赤胆忠心、艰苦奋斗，要不是李高、刘十七等农民的无私支持与帮助，这美丽的“双虹”怎会架落东、西龙江的两岸？

小说不但塑造了一系列正面人物的光辉形象，也描绘了“四人帮”小爪牙贾木胜、胡来等人的丑恶嘴脸，还为李高等农民录下了纯朴、勤劳的音容面影。小说以“大团圆”的局面结束——党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贾木胜等坏人受到了恶报，林业全等好人获得平反，“双虹”（东、西龙江大桥）建成，另一“双虹”（梁虹飞及其妻子——在“文革”中因受迫害而去了香港的李小虹）破镜重圆。这一结局符合现实，而且大快人心。

是否作者故作乐观？不。人类的发展史就是光明与黑暗不断搏斗，而且光明终归取得胜利的历史；这十多二十年来，祖国的各项建设成就，就是与极“左”路线搏斗，与国外反动势力搏斗，与愚昧落后搏斗，与大自然搏斗，斗而胜之才取得的。《双虹跨江》这部小说，以建设桥梁为“骨”，以“文革”风云为“底”，表现

了华夏子民改造自然、发展生产、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，颂扬了正气，表彰了正义，讴歌了不畏艰难的精神，具有相当高的思想价值。

小说作者杨为真，是一位工程技术人员，长期投身交通建设，在第一线工地生活了数十年，积累了大量有关的素材。另一方面，他执著地追求文学，从投身工作之日起，“每月领了工资后的第一件事，便是上街买一本小说，然后，便是如饥似渴地阅读”，“开始初读，然后精读，有重点地做笔记，从中吸取和积累文学创作的经验”（见此书《后记》），所以具有了良好的创作基础。天道酬勤，《双虹跨江》虽然只是他的处女作，但人物形象相当饱满，情节曲折而真实，有些场面描绘（例如东龙江大桥的抢险斗争）十分紧张、精彩，因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。

这并非作者的创作已完美无缺，事实上，它尚有不少有待改进的余地。例如，如果做到语言个性化一点，地方特色多一点，对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细致一点的话，这本小说的艺术品位就会明显地提高。

总的说来，一位工作于工程建设第一线的人，能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出这本具有一定水平的长篇小说，是极不容易的事。作者以辛勤的汗水，为广东文学百花园增添了一景。在许多作家禁不住金钱的诱惑，抛笔“下海”的今天，作者却“反其道而行之”，为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，这种精神是可敬、可佩的。愿他不断有新作问世，不断向艺术王国迈进。

1995年1月27日夜

于广州天河

目

录

序	杨光治	
第一章	嘱咐	1
第二章	呼 声	7
第三章	双龙斗	21
第四章	同甘共苦	31
第五章	拜师	44
第六章	废寝忘食	58
第七章	千军万马	74
第八章	鹰嘴山	88
第九章	战斗的欢乐	100
第十章	前赴后继	108
第十一章	风 波	117
第十二章	波 动	132
第十三章	炸平鹰嘴山	146
第十四章	聪明的人	162
第十五章	一把扇子	172
第十六章	乌云滚滚	186
第十七章	较量	200
第十八章	针锋相对	214
第十九章	血	228
第二十章	灵魂深处	240
第二十一章	陷 害	252
第二十二章	拉 拢	265
第二十三章	彷徨	274
第二十四章	折 磨	286
第二十五章	呼 喊	302
第二十六章	爱与恨	314
第二十七章	晨雾鬼影	324
第二十八章	下不为例	336

第二十九章	蛀 虫	354
第三十章	截 肢	371
第三十一章	狐狸的尾巴	382
第三十二章	犯 罪	397
第三十三章	勾 结	412
第三十四章	黎明前	429
第三十五章	狂 欢	445
第三十六章	顽 抗	456
第三十七章	觉 醒	466
第三十八章	迎风击浪	476
第三十九章	破镜重圆	488
第四十章	钢索飞架	499
第四十一章	双虹跨江	509
后记		520

第一章 嘱咐

一辆北京牌吉普车，风驰电掣般地行驶在宽阔平直的沥青公路上。车外，那万里晴空的蓝天，那从整齐的方格田里穿过的一条条笔直的灌溉渠道，那一望无际的郁郁葱葱的蔗林，都在明媚的阳光下闪耀着绚丽的光彩。蜜一样清香的空气，一阵阵扑入车箱，甜滋滋地沁人心脾。

车上坐着两个人。在司机右边的是公路局局长钟诚。他已五十六七岁，那剪得粗短的黑发间杂着几根银丝。他体格高大魁梧，突出丰满的前额下，两道粗黑的剑眉，一双深邃的眼睛闪着锐利的目光，那张刚毅、深沉而时时又露出微笑的脸膛，更显得威严而对人亲切！坐在后面的是总工程师张云山。快六十岁的人了，秃圆的头上只有几根白发，也许是多用脑子的缘故吧。一路上他很少说话，此时，正靠着背，眯着眼在养神。

车到春江县城，“嘎”的一声停了下来。司机小刘问：“要不要休息一会，喝点水？”钟诚举起了左手，看了看表，已是下午四点正了，他满意地看了小刘一眼，说：“小伙子开得真快呀，还有多远？”

“还有二十五公里，二十分钟可到。”

“走吧！”

车过春江县城，便行驶在“千里公路一线天”的林荫大道上。公路两旁高大整齐的木麻黄树，绿树成荫。在路边的一行还间种着紫荆，此时正开着紫红色的鲜花。坐在车上，空气宜人，使你感到舒适和畅快。

钟诚目不转睛地欣赏这像公园林荫道般的美丽的公路林带。车子转过一个急弯，前面不少人在砍伐公路树，高大的树干横七竖八地倒在路面上。钟诚瞪大了双眼，转过头来问张云山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一段路今年计划改线5公里，原来公路两旁的路树都砍伐了。”

司机小刘说：“这里弯急路窄，下雨天路面打滑，经常发生交通事故，早就该改线了。”

又是一个连续急转弯，车速缓了下来。前面不远处一大群人在围观。钟诚把头伸出车窗外，只见在弯道外侧，一辆5吨日野大卡车冲出公路，撞倒三行路树，四脚朝天地翻倒在山坡上。车上装的日用百货撒得满地都是。钟诚叫停了车，下车走上前去，问两个看守民兵：“司机伤了没有？哪里的汽车？”当他了解了情况后，心情沉重地回到了车上，对张总说：“形势逼人啊！我们公路交通再不大干快上，可就要妨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了。”

车子一步步向上爬，进入了山区。翻过了一架大山，眼前展现出一片平川。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流从平川的中央穿过。此时，秋收已完毕，这里人山人海，红旗招展，锣鼓喧天，挑战的口号声，高音喇叭的广播声响成一片。几幅大标语更是鲜艳夺目：

“全党动员，大办农业！”

“大干一冬春，改河造田一千亩！”

“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！”

钟诚从车窗里探出头来，赞许地说：“农业的翻身仗打响了。”

到了江合圩，钟诚赶忙跳下车。他环视一下四周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啊！大变样了。”他转过脸来对张云山说：“你们先到大桥指挥部吧，我等会就来。”

钟诚自个儿向北走去。当他走过乱石丛生的山坡，翻过一架山梁时，一座巍峨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便矗立在眼前。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纪念碑前，仰望着毛主席那苍劲有力的手笔：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！”他连忙肃然敬立。此刻，他仿佛看到他的亲密战友——余庆同志就站在眼前。顿时，在他的脑海中，浮显出 26 年前的一场激烈战斗。

那是 1949 年的夏天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从突破长江天险后，势如破竹地打得蒋帮兵败如山倒，几个月就解放了江南几个省。钟诚所在的某部一连，一直担任着追击蒋军的尖刀连。他们像一把锋利的钢刀，直指逃跑的敌人。他们在某天的下午到达了江合圩，却遇到敌军的顽抗。敌人准备在春江县城下船逃跑，因此，在江合设置了一道防线，堵截我军的追击。此时，公路桥已给敌军炸断。敌人凭借着江合北山的制高点，居高临下控制住渡口。我军组织了几次抢攻渡河，都给这个高地发射出的密集火力所阻。傍晚，又下了一场倾盆大雨，龙江河水一下子上涨了两米多，这给进攻部队又增加了不少困难。一连的指战员心急如焚，但人生地不熟，一时也想不出好办法。吃了晚饭，钟诚带了几个战士，到附近的村子里找到了老乡，又弄到

了一条隐藏下来的渡船。趁敌人认为河水上涨，我军无法渡江的夜晚，由余庆连长带领二排的全体战士，从上游两公里处渡过河，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北山的悬崖陡壁，发起了冲锋，直插敌人的主阵地。战士们像猛虎下山，一举拿下了一架山梁。但是，当他们一鼓作气向北山制高点冲击时，却给敌人3个地堡的交叉火力封锁住了。战士们伏在山梁上，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。进攻受阻，几个战士伤亡。此时，钟诚带领的一、三排战士已全部渡过了江靠了上来。余连长随即命令全连轻重武器一齐开火，压住敌人的火力。二排长迅速带领3个战士冲上前去爆破地堡。当最后一个地堡被炸开后，余庆一跃而起，高喊着：“为了解放全中国，冲啊！”他跑了几步，不幸中了流弹。他顽强地又跑了一丈多远，踉跄地倒在地上……

黎明终于在激烈的枪声中降临了，太阳放射出万丈光芒。群山好像一片燃烧着的火光，只有激战后的北山还笼罩在浓重的硝烟里。钟诚来到余庆的担架前。余庆的脸色苍白，没有一点血色。钟诚大声呼喊，余庆才从迷糊中苏醒过来，吃力地睁开低垂的双眼，呼吸急促，颤抖的双手握着钟诚的手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我们……一定要，要修……修好这座桥！保，保证部队……顺利通过。请……请告诉我家里人，不……不要难过……”钟诚痛苦地点了点头。余庆的手慢慢地松开了，头侧向一边，闭上了双眼。钟诚扑倒在余庆的身上，摇晃着他，不断呼喊。但是，立过3次大功的余庆同志，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在即将解放全中国的前夕，却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！他再也听不到同志们的呼喊，再也不能同他的亲密战友并肩战斗了。

后来，江合人民为了纪念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英雄，就在余

庆同志牺牲的山梁上修建了这座革命烈士纪念碑。

钟诚和余庆都是贫农的儿子。同住一条村，从小在一块，下河摸鱼，上树掏鸟窝，上山砍柴，一块放牛，像亲兄弟一般。1942年又一起参加八路军，同一年一齐参加中国共产党。钟诚当了班长，余庆当副班长；后来，钟诚提升为排长，余庆也当了副排长。在辽沈战役中，钟诚负了伤，在医院躺了几个月，在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前，他及时归了队。此时，他俩仍在一个连里。钟诚是指导员，余庆是连长。他俩亲密无间，配合得很好，是团里出名的能攻善战的连队。自从余庆牺牲后，钟诚继续带领他的连队，渡过了琼州海峡，参加了解放海南岛的战斗。1952年，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。此时，钟诚已是营教导员了。他又和他的英雄战士们跨过了鸭绿江。在抗美援朝战斗中，钟诚又一次负了伤。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军，给中朝人民打败后，钟诚回了国，复员转业到了交通部门。

钟诚默默地站着足有20分钟。随后，他端详着碑文。他环绕一周，最后在鲜红的毛主席语录前站住了。他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：“成千成万的先烈，为着人民的利益，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，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，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！”钟诚思绪万千，是啊！多少英勇的战士牺牲了，他们未完成的事业，难道不应该由我们仍然活着的人去完成吗？

钟诚站在烈士纪念碑前向北方极目远眺，只见苍山如海，竹木葱茏，星罗棋布的村庄，炊烟袅袅。近处，松林苍翠挺拔，杉树葱郁成片。好一派壮丽景色，令人心旷神怡！他再回过头来，凝视着江合圩。他依稀记得26年前的江合圩，只有十多间破旧

的瓦房和茅屋。而今却大变样了。沿着公路两旁建起了一幢幢楼房；在北山脚下，是一间间社办工厂。只有那座木桥仍然是26年前的老样子，二百多米长的大桥，桥面只有4.5米宽。南来北往的车辆，到了桥头都要停下来，让一边先通行。钟诚看着这种落后的状况，眉头紧皱，心情沉重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江合的公路交通也要来个大变！”

第二章 呼 声

在江合大桥工程指挥部，正开着公路局、桥梁工程队和江合公社等三方联席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领导、技术人员和老工人、贫下中农的代表。会议主要是研究解决如何修建江合大桥的问题。

原来，计划部门在今年已把江合大桥的改建列入国家基建工程。经过省测设队进行测量设计，选定了两个方案。第一方案选在原木桥的下游 50 米处，引线短，土方少，桥长 320 米，总投资 80 万元；比较方案的桥位选在原木桥的上游 2 公里，改线 5 公里，土石方增加 2 万立方米，但线路比原线缩短 2 公里，因线路跨越东、西龙江，要建两座大桥，总长 250 米，河两岸都是岩石，又是峡谷，无法建中墩，而要建大跨径桥梁，总投资需 86 万元。经过公路局与设计、施工部门研究比较，根据所需投资和施工的难易，就确定选用第一方案。搞好了设计，经过有关部门审批，工程队便组织力量进场准备施工了。

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，各级党委根据“山、水、田、林、路综合治理”的原则，把公路建设纳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规划。江合公社境内东龙江和西龙江所包